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三回 訴幽情兩下傳詩 借伉儷一場歡夢

詩： 女貌才郎兩正宜，從天吩咐好佳期。

撥雨撩雲真樂事，吟風詠月是良媒。

襄王已悟陽台夢，巫女徒勞洛水悲。

錦帳一宵春意滿，不須鑽穴隙相窺。

說這文荊卿自得了那幅美人圖，心中老大歡喜，就如珍寶一般愛惜，不忍輕棄，便收貯在那錦囊內。每至黃昏燈下，取將出來展玩一番。只見那夜月光慘淡，花影縱橫，惟聞一派鳥聲斷續，陡然惹起鄉心，遂向燈前口占一絕云：

孤枕孤衾獨奈何，幾宵孤夢入姑蘇。

醒來怕對孤燈照，內得孤影分外孤。

吟畢，便喚安童道：「我今夜興味索然，寂寥倍甚。你去對店主人說，把昨日嘗下的新釀提一甕來，明日一併算賬。」安童搖手道：「官人，這遭教安童也難去對他說。我想，到他店裡將及一月有餘，租錢不要說起，便是酒也吃了他百十餘甕，那曾有分文付他。明日算將起來，把安童作了酒賬，也還是扯不直來。」文荊卿道：「這小廝出言無狀，況我嫡親叔父，尚且不能禁得我飲酒。你這樣說，到要思量拘管我麼？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，又錯怪著我了。你莫說是吃他百十餘甕，就是吃他百十餘甕，也與安童有甚干涉？只慮一件，大官人那日來得忒甚匆忙，又不曾設處得些盤纏，只是囊篋空虛，明日店主人把租錢酒賬開算起來，終不然唱一個喏兒，隨我們踱出門去。大官人，你便官模官樣，他還讓你斯文一脈，那時到與安童費唇費舌，可不是教我進退兩難。」文荊卿聽他說罷，低頭暗想一會，便微笑道：「這小廝果然句句講得有理，真個錯怪了他。算來百十甕酒，就得幾十貫錢，若再積得幾十甕，明日那得這若干錢來還他酒債。俗語云：『相逢盡道誰家好，不飲由他酒價高』。只是我酒癡生從來沒個斷酒之夜，今晚沒奈何試斷一斷吧。安童，我聽你適才說那幾句，甚有幾分道理，倒把你錯埋怨了。只一件，看這月白風清，迢迢良夜，教我旅況淒淒，孤眠難覺，怎捱得那般滋味。你與我把窗兒半掩，放些月色進來，再把那幅美人圖像取將出來，待我細細看玩一回，以消魔睡便了。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，說便是這樣說，酒還是斷不得的。安童適才將就攜得幾杯在此。」文荊卿笑道：「安童，既是還有幾杯酒兒，你何不早說？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開著口就是一甕兩甕，教安童怎麼好說。」文荊卿道：「你快去拿來，待我將就飲了，捱過今夜吧。」

安童便去攜了一把小小磁壺，裡面只有三四合酒，卻正是昨日的新釀。文荊卿接過手，掀起壺蓋，把鼻孔嗅了兩嗅，拍掌大笑道：「這還是我酒癡生酒運未衰，畢竟絕處逢生。今夜這幾合酒，就如幾甕一般，莫要浪飲盡了。安童，快把美人圖取來展開，權當一品肴饌，待我慢慢的暢飲一杯，有何不可。」安童連忙走向案上，提出錦囊，摸了半日，摸個不著。再將燈來，各處搜尋，那裡見有甚麼美人圖。便來回答道：「大官人，你今日也是美人圖，明日也是美人圖，這美人圖今也不知去向了。」文荊卿道：「胡說！我昨晚還取出來向燈前展玩，難道今日就沒了蹤影？況這房中又沒外人來往，終不然被誰私竊了去，早早還向各處尋覓一番。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，我卻想得起，前者自從買回之後，只見到處盡貼招子，說是甚麼李府失去美人圖一幅，收獲者謝銀若干，報信者謝銀若干。想是官人晝夜展看，倒被這店主人弄去了，賺他的賞錢，也不見得。」文荊卿驚疑道：「那招子果是你親見來麼？」安童道：「終不然又是安童弔謊？明日就與大官人同去看個仔細就是。」文荊卿道：「且住，這就是店主人竊去了，還不可便去問他。只待明白依舊去站在那花園門首，伺候那個當日賣與我的啞園公出來問個明白，然後再與他講話，也未為遲。」安童道：「大官人，這正是：閉口深藏舌的是個道理。」文荊卿便吩咐安童掩上窗兒，早早收拾睡了，明日早起來同去。安童領諾，是夜寢睡不題。

卻說文荊卿次日同了安童，來到花園門首，只見柴門半掩，靜悄無人。兩個等了半日，哪裡見有啞園公出來。安童道：「官人，我們站這好一會，並不曾見個人影，終不然那啞園公一日不出來，我們就等一日，一年不出來，我們就等一年。且待我走進去，打探一個消息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安童講得有理。若是進去見了那園公，須悄悄喚他出來，待我問個詳細。」你看這安童，輕輕推開了那兩扇園門，倒做出大模大樣，慢慢踱將進去。轉過木香棚，又過薔薇架，只見滿園中都是奇花異卉，開得芳菲爛漫，一步走一步誇獎道：「好一座齊整的花園，便是蓬萊瑤島，卻也差不分毫。」漸漸的又走到芙蓉軒，抬頭一看，見那高樓上站著兩個女子，生得姿容絕世，正在那裡展開一幅畫兒。仔細看玩。你道那兩個女子是誰？原來一個就是李若蘭小姐，一個是侍婢瓊娥。那一幅畫兒原來就是觀音大士攝回的美人圖。這安童連忙閃避在那花蔭下，遠遠定睛偷看。只見那侍婢把那幅兒背將轉來，卻被安童認得，他恐樓上瞧見不當穩便，輕輕的依著舊路，走將出來，對著荊卿道：「官人，古人說得好：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人不仁』。那一幅美人圖，果被店主人竊去了。」文荊卿道：「你可訪著些信息？」安童道：「官人，安童走將進去，那園中的整齊都不要講起只見高樓上站著兩個內家，不過二八青春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百媚千嬌，正在那裡展開一幅畫兒看玩。安童仔細偷瞧一會，原來就是那幅美人圖。」文荊卿聽說，便喜孜孜問著安童道：「有這樣事，你卻認得真，果是那幅美人圖？莫要看錯了！」安童道：「而今待安童在這園門首等候，大官人你悄悄進去瞧一瞧看。」這文荊卿適才聽說有兩個內家，便捺不住心猿意馬，輕輕走將進去，恰好那小姐還未下樓。那小姐在樓上瞧見這文荊卿人品少年，更加風流俊雅，心中便十分可意。遂伸出纖纖玉手，輕輕把兩扇窗兒半開半掩，仔細瞧了一會，驀然惹起閨情。便說一句話兒，先賺了瓊娥下樓，遂展嬌喉，吟一絕云：

睡起無卿悶不開，春情撩亂倩誰排？

桃花欲向東君放，借問劉郎何處來？

文荊卿聽罷暗自誇獎道：「好一個著人的小姐！聽他細語嬌聲，猶勝新鶯巧轉；藻詞秀韻，還過絕蕊初開。那詩中語句，分明默露春情，到有幾分見憐我文生的意思。不免也吟一首回他則個。」遂吟云：

誤入桃源津已迷，徘徊花外聽鶯聲。

胡麻果作劉郎謬，好教仙娥指路歧。

那小姐聽罷，便歎一聲道：「好一個風流才子，不知是那一家？聽他其音清，其詞麗，非大有才識，何能以詩自媒。」言未了，只見瓊娥忙來迎請道：「小姐，老夫人等你去吃早膳。」這小姐正欲慢談心曲，忽被瓊娥走到，心中倉皇無計。沒奈何，只得下樓進去。

說這文荊卿閃在花蔭下站了一會，側耳細聽半日，不見那小姐做聲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那樓窗已閉，人影悄然，便道：「呀！原來那小姐已下樓去了，我還在此則甚？倘被人來瞧破，把甚言語抵對？只是一件，那小姐適才詩句分明為我而吟，只不知幾時共得一場情話，這相思真害殺我也！」你看他就如失了魂，弔了魄一般，曲著身，悄悄閃出花蔭。走不幾步，只見那廂一個痢痢小廝，連忙趕將出來。文荊卿仔細一看，只見那小廝：

頭如芋子，頂似梨花，一陣風飛來玉屑，三竿日現出銀盃。幾莖黃毛，挽不就青螺模樣；一張花臉，生將來粉蝶妝成。鬧哄哄逐不去腦後蒼蠅，氣呼呼撇不盡鼻中蚯蚓。這正是啞園公同胞的嫡派親兄弟，新下南莊小牧童。

那牧童喝道：「呔！你這偷花賊又來了麼？」文荊卿連忙回答道：「小生為尋那個管園的啞園公相見一面，豈為著偷花而來。」牧童笑揖道：「區區衝撞了。官人，你道那啞園公是誰？便是區區嫡親哥哥。他多時不在這裡管園了。」文荊卿道：「既不在此管園，他卻往那裡去了？」牧童道：「官人，說起話長。他前月在這園中遺失了一幅美人圖，我家老夫人說印有了年紀，園中照管

不到，把他打發到南莊去了。」文荊卿笑道：「小哥，還要問你個明白。那啞園公既然打發了去，後來那幅美人圖可曾尋得著麼？」牧童道：「官人，說起一發好笑，我家老夫人自失去了美人圖，終日憂憂悶悶，特著人到姑蘇接了一個有名的畫師，正待從頭畫過，不想那觀音菩薩出現，竟把那幅失去的美人圖端然攝了轉來。」文荊卿聽說，癡呆半晌道：「有這樣事？」心中便也多信少疑，正在仔細再問，忽聽得裡面大叫道：「牧童，小姐等你折花來哩！」這牧童不及細說，回身便去。文荊卿見牧童走去，匆匆步出園門。只見那安童正坐在園門檻上呼呼打著瞌睡。文荊卿悄悄將他喚醒，恐怕洩漏風聲，再不說合一句，兩上竟自回轉店裡不提。

卻說那牧童便去折了幾枝花兒，正待送與小姐，走到堂前，只見老夫人端然坐著。他便慌慌張張上前叫了一聲。老夫人道：「牧童，我這幾日身子有些不快，一向不曾檢點，也不知那園中灑掃得何如，那些花卉，灌植得何如？」牧童連忙跪下道：「老夫人在上，牧童初到的時節，只見那園中：

牆垣坍塌，一堆堆破瓦殘磚，花木凋零，一樹樹枯枝敗葉。茶院，牡丹亭，兩邊廂東西倒壞；歌舞樓，鞦韆架，四下裡左右傾頹。階砌上，無非那野草閒花；庭園中，盡是些蛛絲鳥跡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都是那啞廝在時，作事懶惰，以致如此。今且說今番何如？」牧童搖頭道：「今番比前番大不相似，那園中收拾得整齊，不須說起。只見那些花卉，就比前番也灌植得十分茂盛。但見那：

百花競秀，萬卉爭妍。紅紫鬥芳菲，拴不住滿園春色；妖嬈爭豔冶，掃不開遍地胭脂。幾陣香風，頻送下幾番紅雨；一陣啼鳥，還間著一點流鶯。覓蕊游蜂，兩兩飛來枝上；尋花浪蝶，雙雙簇立梢頭。數不盡半開半放的花花蕊蕊，描不來又嬌又嫩的紫紫紅紅。唯願得老夫人心中歡喜日，恰正是小牧童眼下運通時。

老夫人道：「也罷！明日待我到院中一看，倘是那些花卉果然開得茂盛，這是你灌植有功。揀個好日，把那伏侍小姐的丑姑兒賞與你做了老婆。」牧童聽說，止不住嘻嘻便笑，低頭叩謝道：「牧童先謝賞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且去，若果灌植得好，方才有賞。若是仍前荒廢，你哥子的舊賬，一併算在你身上。」牧童道：「不敢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你將花來放在這裡，喚瓊娥出來，送與小姐，你快到園中用心照理，恐有偷花的進來，侵損了不當穩便。」牧童便把那幾枝花兒放在椅上，磕個頭兒起身走去不提。